



橘子红了

林可

老屋门前种一树,名橘。春来叶发花绽,香满枝,蜂蝶舞。夏来青果缀,日渐长。秋来果渐黄,口生津。冬来绿叶擎白雪,满心欢。

家在城郊,四面环山,距离县城十多里。山里人靠山吃山,父母亲极力种好一亩三分地,着力为生活宽衣,划拨部分良田发展种植业。青菜、萝卜、包心菜、辣椒,蓬蓬勃勃的农家常见菜蔬,双亲日日打着矿灯采摘装进大箩筐,大箩筐搭在自行车后座,不论风雨送进城去。

城里去得多了,思路越发活络。双亲买了桃树、李树、橘树、柿树,一一栽种在田间地头,留下一株橘苗种在门前。夏至,爷爷日日把洗脸水倒在树根。冬来,奶奶用稻草包裹枝杆护暖。橘树常青,年年见新意,人间好景致。

每年橘子成熟,左邻右舍分一些,家中留部分,其余的随同菜蔬一并送进市场。运输的份量重了,个子不高的父亲,骑自行车的样子越发用劲,左一踩右一踏,大冬天也热得脱了棉袄脱毛衣,剩一件湿淋淋的棉毛衫前胸贴后背。

我家的橘子酸度大于甜度,但依然有市场,好似青菜萝卜各有所爱。如果有人问——这橘子酸不? 那这人想买的必定是酸味更胜的橘子。父亲总结了经验,一边肯定地回答,一边装橘过称。

橘树怕冷,怕干旱。那年受低温影响,树上只挂一只果,母亲把果子搁于桌上。那时我工作半月归,弟弟一周一回。回家的弟弟见橘子,伸手一掰为二开吃。在一旁纳鞋底的母亲说,一年只结一果,稀罕了。弟弟听了,立马把一半橘子留下。我回家,橘皮干了,裸露侧的橘衣脆得簌簌响,橘肉却甜份大于酸度。

每年橘子红,母亲总在霜降前挑选一箩筐个大皮光的橘子,像收藏番薯种一样藏进暖和的灶台后。家中有人感冒咳嗽,母亲便微移青石板,拨开厚厚的稻草,取出两个橘子扔进塘火中煨。熟橘化痰止咳,少时的我曾吃过不少,皮酥,橘肉香甜异常,橘衣出奇地苦,母亲却是要盯着我丁点不剩地吞下。

母亲把橘皮当宝,晒干,收藏。每有家人伤风感冒,便打开青花瓷罐,取出橘皮,连同紫苏、葱头、枇杷叶炖了,倒上满满一青花大海碗。弟弟最怕那东西,黄澄澄,苦楚楚,但母亲不依,鼻塞或流鼻涕时,硬是要他把祛风茶趁热灌进肚,一把塞进被窝憋一身汗才肯罢休。

母亲还把橘皮洗净,切成短小的丝装进瓷罐。开化人有腊月里炒冻米糖的习俗,家家男主人都是优秀的兑糖师。瓦霜似雪时,父亲把热腾腾拌了糖稀的米花倒入糖盒,抹平,母亲立马把橘丝迅速而匀称地洒在糖面。父亲滚动糖滚,压下糖锤,那金色的橘丝便绣花一般镶满糖面。

爷爷奶奶、我与弟弟坐在

小板凳上,把一排排的冻米糖叠进洋油箱、酱油缸,边叠边吃边赞赏冻米糖的酥,橘丝的香! 一个冬天,接着一个春天,在冻米糖的香甜里,我们一同品着橘香,看门前橘树花开。

我也收拾橘皮,剪成一厘米见方的小片,用米线串连成手镯状。捡块黄石在地上画格跳房子,扎个鸡毛毽子踢踢,搓根稻草绳跳跳,是我童年常玩的游戏。跳房子要丢骰子,石头当骰子击中率低,用橘皮串能掷中所有想掷的格子,单脚独立跳动,成功造出属于自己的“房子”。

橘树遇特别严寒的冬日易冻伤,江南潮湿,更易冻夭折。田间地头的橘树最终一株不剩,倒是门前一株依然挺立。二十年前老屋新建,橘树移屋后菜地。橘树根系庞大,扎根深厚,迁移带不走所有根系,两年后一场严重冰冻,来年再不见新绿。

人失故乡,便害了相思。树失根源,就枯给你看。从此我家不再种橘。

所幸开化人种橘,像随手种蒜苗,房前屋后,地头山梁,一一栽了去。真正把种橘当作产业经营,并打响品牌的,唯底本。

上世纪九十年代,底本人种橘四千多亩,周边山峦尽是橘树。商贩上门收购,橘农把一担担的橘子挑上大卡车,后来大卡车不再来,外出打工的人便多起来,山上的橘树日渐稀少。当前开化生态旅游红火,实施品种改良和标准化种植的“底本红”,在乡村振兴中复苏。

当秋风正浓时,“底本红”红如灯笼,恰似苏东坡笔下的“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在泗洲村和尚尖橘园的山顶上,我坐在一棵橘树下,沐着阳光,吹着暖风,品着表皮脆薄、果实柔软的蜜橘,一种甜顺着口腔下滑。

周边的橘山,一座座、一层层,阳光照,秋风起,金黄的橘子小心脏似的在绿叶中盈动。采摘游的大小的人儿,拿着橘剪,拎着竹篓,剪着黄澄澄的橘子,说着各种腔调,谈着各种话题。山脚的205国道上,车来人往。金溪那边,田野、村庄、远山,层层透迤开去。

曾经橘子成熟,我们全家总动员去自留地采摘。大人挨行挨株地用剪刀剪下橘子装满箩筐,我与弟弟到处乱窜,扯下自以为最大最红表皮最光亮的橘子,坐在树下掰开就吃。咬一口,橘汁炸裂,酸甜迷津。“噢,我又剪到二个橘王!”爷爷所谓的橘王总是剪不尽,总是乐呵呵地喊开,一撮山羊胡子乐得一颤一颤的。

这是二十五年前的事。后来家里的橘树全部冻亡,后来我的爷爷仙去。正是橘花开时,那日大雨滂沱,爷爷所有的衣物挂在院子里的晾衣杆上,任凭狂风暴雨泼打。爷爷走了,他的衣物不能再收进家门,如同粘在屋后的橘树,令人心寒。

流年似水,又见橘红。不同的环境,不同的生命层次,再次坐在橘树下,却无法抵达那年的纯净。前方远山层叠,身边红橘满枝,再不闻一声呼唤——来,橘王接住啦!

人间聚散,尽是离别恨!



临近冬天的某个夜晚

郑凌红

临近冬天的某个夜晚,我回了趟老家。天气很好,太阳暖烘烘的,回家的路,和我儿时记忆里的路是一样的。

只不过因为连续的干旱,沟渠里的水已经干涸。菜地里的菜也显得单薄,但仍然顽强地透出一些绿。

不知怎么的,我没有感觉到乡村的荒凉感。因为,我知道在徘徊的路口,乡村的老百姓还是充满着期待的,虽然也有无奈。

没有怎么看手机,因为慢慢学会放下。放下,就是得到。因为慢慢看开,不喜欢去说明什么,解释什么,强求什么。也许都点佛系,但还是跟着心走,怀着道法自然,大道至简的信条比较好。

懒洋洋地躺在床上,我知道,冬天到了,应该藏了。把自己藏起来,把凡尘俗世藏起来,

把一些无谓的矫情藏起来,把一些属于自己的精彩也藏起来,我知道总有些事情会随着时间而慢慢发酵,直至蒸出白白的馒头来。当然,哪怕蒸不出,也还有面团的味。人生在世,每个人都应该有属于自己的味道。

我始终觉得,这个世界上的成年人,最终的较量只有在长远的时间里。很多时候我们都是过客,所以,我始终相信,只有真实的,才是美好的。于是,放下了长长短短,虚虚实实,善善恶恶,开始与自己成为朋友,互相倾听的朋友。

他们说,你要怎样怎样。我说,做人还是要学会拒绝。他们说,你要怎样怎样。我说,相处还是要看感觉。不论是友情还是爱情。人的一辈子,最好的状态其实是有选择的一生。有些人,会莫名地发自内心地对你好,这是一种缘分。一切皆有定数,一切遵循自然。每

个人的眼睛里都藏着人心,每个人的面容里也藏着人性。

我想起很多年前,在山西备考心理咨询师的那会儿,一个人在小宾馆里小住了很多天,晚上看书的那种宁静。店里的老板很好,我清晰地记得他的店名,和我住的房间。以及街道上的景物和那条街上被人排队哄抢的“长子猪头肉”。

北方的温度有点低,风不小,但不觉得冷。我在某一刻,觉得离这个城市很近。我觉得那些行程前素未谋面的远方,就是我许久不见的故乡。多年后的今天,我还想着回去看看。看看他们家里的变化,看看那座城市的变化。

临近冬天的某个夜晚,我听着收音机,喝着药,想着前尘往事,盼着明朝暖阳,睡得挺早,睡得挺香,忘了有没有梦。



暖阳 余志明 摄

一念

——致梅花诗人张道洽

张蓓

有花在中
这个世界就很美好
花为央 人未老
留一岭梅花笑

只因一念
你的一生 就都在
寻梅 忆梅 探梅 咏梅
写下梅花诗300首

地僻何妨绝供给
饮来只用咽寒香
你对梅花的一念
是醉后唯愁落花影
是青鞋不敢近花行

老树有遗韵啊
一树白梅冷蕊疏枝
一树红梅疏影横斜
点俗哪能染
孤芳只自知

日暮江东 美人远隔
梅花入梦 暗香归来
万里之外啊
我的岁寒心事
予梅最深

予似梅乎?
梅似予乎?
我倚树 说相思
梦到梅花即见君

走进冬季

毛宗兵

岁月的枝条上
飘落着最后一片枯黄的叶子
梅蕾般红润的新年
便在凛冽的寒风中绽开

走进冬季
就如同来到了365里路的驿站
这里有阳光、有薰风、也有雨露
这里有喜 有忧 有情 也有诗
.....

有纷乱的,有闲适的
有热闹的,也有孤独的
所有的甜酸苦辣五光十色
都在冬季的码头
辐射出透人的魅力
所有的思念和乡愁
在春雨来临之时勃发而融化

走进冬季
就如同撩开了春天的门帘
走进冬季
也慢慢走进春雨濡染了
“草色青青柳色黄,桃花历乱李花香”
的诗境中